

国际 深度

【现场】委哥边境七年后再次开放：边境上逃离、返家、维生的委内瑞拉人

这是拉丁美洲最危险的边境之一。



一个周六的下午，在委内瑞拉与哥伦比亚边境，人们载着行李，通过国际西门玻利瓦桥来往两侧。摄影：陈映妤



陈映妤 (+)

特约撰稿人陈映妤、Juan Diego Valencia发自哥伦比亚 | 2022-12-08

几乎每周，64岁的委内瑞拉人芙罗丝（Babara Flores）都会跨过国境线，来到哥伦比亚购买一家五口日常的必需品——凌晨4点从边境省份塔奇拉（Tachira）出发，大约7点跨越长达三百公尺长的国际陆桥，抵达哥伦比亚。

这座水泥陆桥位于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（Cucúta）附近，夹在翠绿壮阔的安第斯东部山脉之间，以带领拉丁美洲六国（包括委内瑞拉与哥伦比亚）脱离西班牙殖民的革命家玻利瓦尔命名（The Simón Bolívar International Bridge）。

桥上，人潮络绎不绝。往委内瑞拉方向的人尤其大包小包：有人拎著几打鸡蛋，扛著几卷卫生纸或尿布，或是用手推车载著几公斤的面粉或米袋。有的人身上挂著轮胎皮，袋子里塞著布鞋和衣物。委内瑞拉自2012年开始陷入经济危机到今日，十年间，边境的很多人频繁往返两侧，因应在全世界通货膨胀最严重的国家生活时的基本所需。

三十几度的高温下，边境上排队的人龙在附近商店抢购囤货，其他的人们试图找寻各种可赚钱的机会。除了各式摊贩和WIFI据点，有用木板搭建的露天发廊，和铁丝网简易构成的看牙诊间。有人站在路中央，贩卖坐轮椅通桥的服务。一位委内瑞拉年轻人经过我们，对著我说：“你的马尾拿去卖做假发，大概值50,000比索（约80港币），再留长一点，120,000比索。”

下午近六时，采购一整天的芙罗丝，捧著一袋卫生纸和两大购物袋，准备返回委内瑞拉。“这些东西在那里（委内瑞拉）比在这里（哥伦比亚）要贵一些，所以来哥伦比亚这一侧买，可以省一些钱……我几乎在这里买所有东西。”已经退休的芙罗丝和我们说。

她手上的卫生纸，在库库塔买约12,000比索（约17港币），在委内瑞拉大约要15,000比索（约23港币）。为了每样商品省下几千比索，她说她每隔几日，就会徒步从家里走到库库塔采买，再沿路走回家。当天，除了卫生纸，她还买了咖啡粉、燕麦、咖啡杯和奇恰（Chicha，一种浓烈、发酵过的玉米制酒精饮料）。

“那里没有工作机会，几乎没有。我很多亲人都已经离开委内瑞拉，但我很爱我的国家，我可能唯一比较幸运地是，我还能时常跨越边境来这买需要的东西。”芙罗丝苦笑著说。

这是拉丁美洲最危险的边境之一

委内瑞拉作为石油与天然资源丰富的大国，曾经繁荣富饶。在2019到2021年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委内瑞拉事务的代表艾布拉姆斯（Elliott Abrams）称，四十年前的委内瑞拉，是拉丁美洲仅有的两个民主国家

之一，也是该地区最富有的国家。

但自委内瑞拉极具争议的前总统乌戈·查韦斯（Hugo Chavez）1998年上任后，大举实施号称能扭转委国经济的社会主义计划，将电信、银行甚至是委内瑞拉的经济命脉石油产业国有化，一代强人藉著高油价优势，加强国内社会建设，提供教育、医疗等社会福利，同时力抗美国霸权，以石油大搞外交，联合拉美国家成立南方银行，并与专制国家如俄罗斯、中国以石油交换利益。他的革命性政策虽获得不少中下阶层人民支持，但其独裁的作风也迎来反对派与国际社会的严厉批评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些帮助穷人脱贫的计划，是靠著石油美元与政府债务撑起。

随著国际油价的崩跌，日益崩坏政府官僚体制，重挫查维的政策，玻利维尔币开始下跌，境内也出现粮食短缺问题，在查韦斯的晚年，几乎已可预见一场世纪般的人道灾难。直到2013年查韦斯罹癌病逝，现在仍掌实权的总统马杜罗（Nicolas Maduro）上任后，一连串错误的政策，与国内长期结构性的贪腐，不只无力挽救查韦斯留下的烂局，更爆发国内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，委内瑞拉也成为全球通膨最严重的国家。根据委国国民议会统计，恶性通膨在2018年飙升至1,698,488%。

通膨严重的程度，一位在哥伦比亚六年的委内瑞拉科技公司专员埃尔南德（Maria Hernández）和我形容：“几年前，在委内瑞拉，三张一百万，可以买一辆车。”事实上，当时根本还没有一百万的币值。但当2022年我们在边境上，换汇店舖的经营人则是直接从皮夹中抽出一张2020年一百万的波利尔纸钞送给我们，“这已经换不到一毛有值的钱。”

委内瑞拉金融观察者（Observatorio Venezolano de Finanzas, ovf）依据委国中央银行发布资料，倘自2021年10月至2022年10月为计算基准，通膨率仍高达173%，委国官方表示，目标是明年的通膨率能降到二位数。英国今年历经41年来最高通膨率，也只有11.1%。





边境上人们提供坐轮椅通桥的服务。过去七年，哥委两国通行的陆桥禁止货柜与车辆通行，人们只能徒步穿越。摄影：陈映妤

“很少有国家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民主和繁荣之后，会遭遇如此严重的政治、社会和经济灾难。”艾布拉姆斯在2019年“大西洋理事会”（The Atlantic Council）的演说中说道。

经济危机导致粮食和基本生活用品短缺，医疗资源匮乏，人们排队数十小时可能还等不到燃油。

“全世界现在可能主要关注两场重大危机，一个在叙利亚，一个在乌克兰，但我们（委内瑞拉）仍有六百多万的难民在世界各地。”委内瑞拉在库库塔基金会（la Fundación Venezolanos en Cúcuta）的负责人埃斯皮内尔（Eduardo Espinel），在距离西门玻利瓦桥400公尺处的办公室和我们说，他强调这六百多万中，有三百多万是跨越这条边境，其中，超过一半仍然停留在哥伦比亚。

“我们在谈论的边境，是拉丁美洲最危险的边境之一，”埃斯皮内尔忧心忡忡地说。非法逃难路径上，因黑道组织长期盘踞，规模化犯罪事业，因此走私毒品、性贩运等问题层出不穷。但许多国际组织因资源不足或关注度转移，纷纷撤离。只剩零星像他们一样的组织，靠著14位志愿者，持续工作。

“我们现在是唯一在边境上的非政府组织，但是这场危机根本还没有停。”

当时委内瑞拉之家正在发送午餐，许多老人、母亲与小孩在门口排著队领取餐食。埃斯皮内尔说，从委内瑞拉经济危机爆发以来，几乎每天都有约一千人像当天在外排队等著领取食物，最多有达三四千人。

危机的延续，除了反映在仍不断尝试逃难的难民，还有约一百万像芙罗丝这样的“边境居民”：住在委内瑞拉一侧，频繁到哥伦比亚抢物资、就医、找工作和上课，在危机中寻找生存之道。

来回摆荡的“边境居民”，在夹缝中寻医、求学

今年四十岁的护士詹姆斯（Jenifer Jaimes），也是其中一位边境居民。

她在2017年，承受不了经济压力离开委内瑞拉，在哥伦比亚的东部城市布卡拉曼加（Bucaramanga）生

活。今年三月，仍留在委内瑞拉的68岁父亲被诊断罹患直肠癌与前列腺癌，她决定返国照顾他，但因为国内医护人员大量出走，以及医疗资源匮乏，她得带父亲到哥伦比亚就医。

“医院里没有注射针头、没有手套、没有麻醉剂，几乎什么都要买，一间公立医院应该要具备这些，但让我难过的是，时常一个病人来到医院，要进行一场手术，如果病人不自己买这些手术器材，我们几乎帮不上忙。”詹姆斯在委国边境上的医院服务，她说许多专业医护人员早就离开委内瑞拉，要不是家人罹癌，她也没有打算回来。委国通胀严峻，几乎所有开销都是以美金或其他外币交易，但她的薪资仍是以玻利尔币支付，以当下的汇率计算，每月大约只有80到90美金。



委哥边境上临时搭建的牙医诊所，人们正在排队等待看牙。摄影：陈映好

“（薪资）非常非常低，几乎不算什么。我的大儿子在美国，每个月寄四五百美金给我们，我们才能撑得下去。”詹姆斯的长子，是近年随著近百万移民潮，翻过美墨边境墙抵达美国的难民。“他跟许多这里的年轻人一样，为了支持他们的家庭，用非法的管道过去。”

但是，要送父亲到哥伦比亚就诊，并不只是开销的问题。委哥两国的政治僵化导致边境长达七年禁止车辆通行，詹姆斯的父亲因身体虚弱，无法自行徒步穿越陆桥，她只能奔波委哥两地。

每一次都要靠两台车，两个人驾驶，通行两座桥，总共六趟车程，才能顺利送父亲看诊、检查和做化疗。

“有时边境警察不开心，就不让我们通过。开放边境应该是委内瑞拉人和哥伦比亚人的权利，只要有合法的文件，我们就应该可以自由地来往两侧。”詹姆斯在边境停车和我们说，当时她正开车送父亲到边境底端，与另一侧的车会合。“但到现在还是没有开放。”

委国掌实权的总统马杜罗，在2015年，以边境上走私的泛滥与军事组织的渗透为由，宣布关闭与哥伦比亚长达1400公里的边境，禁止人以外的货柜车辆通行，外界认为这是委国对美国经济制裁的反制动作之一。

2019年，反对派与多数西方政府批评马杜罗在2018年的选举舞弊，国民议会主席胡安·瓜伊多（Juan Guaidó）策动政变，于当年1月自立为“代理总统”，得到世界上五十多个国家的支持，包括美国以及哥伦比亚前总统依万·杜克（Ivan Duque Marquez），国家陷入政权危机，哥委两国的外交关系直接破裂，马杜罗更是拒绝人道救援物资从哥委边境上进入，称外国势力以“援助”为名，介入委内瑞拉的“政治叛乱”。

加上双方因为COVID-19疫情管控，哥委边境一度完全关闭，萧条惨淡。

库库塔政府社会部门的秘书长马尔多纳多（Sergio Maldonado）直言，这七年边境关闭，对两边共两百万的边境居民来说，在各层面的影响确实非常大。

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，我们是一座没有国界的城市。我们一直以来的发展都是建立在两国的来往。事实上，我们更多的发展是面向委内瑞拉，”马尔多纳多强调，因为库库塔有一个曾经富裕的邻国，整体产业发展也受惠，有大量的私人企业，例如石油公司或农业进口商进驻，库库塔也成为重要的贸易据点，纺织、咖啡和农产业跟著发达。

两边长年互通有无，多数边境居民因亲属关系，也有双重国籍。委内瑞拉也在哥伦比亚历经数十年的内战时，敞开门收留哥伦比亚的难民。“近年因为政治导致两国分离，但一直以来这里都是一个相互融合的地方。”





2020年3月23日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，一名戴口罩的男子在佩塔雷贫民区往外看。摄：Carlos Becerra/Getty Images

2015年开始，数百万委内瑞拉难移民，前仆后继逃往哥伦比亚，或前往其他邻近国家，库库塔一个约一百万人口的城市，一瞬间被推上国际人道援助的前线。但委内瑞拉却关闭边境上经济与人道的大门，不只让国内危机更加严峻，也重创两边居民的生计。

根据委内瑞拉工商专利登记，2015年到2021年，在塔奇拉所在的边境省份，近乎9成的公司关闭，丧失40,000多份工作机会。库库塔光是物流和交通产业，也关了近五十间，上千人丢了工作。

“这些决定（关闭商货边境）都没有考虑到居住在边境上的居民，还有因为这个决定而受影响的人。”马尔多纳多说，根据每天以合法与非法穿越边境的人数，法令也无法阻止两国人民的往来。

“即使（商贸）边境关闭，每天大约也有七万到八万（徒步）抵达库库塔，他们来到这里购买民生用品，取得医疗资源，在库库塔公立医院出生的孩子，大约每十个中，就有九个的母亲是委内瑞拉人。另外有约4000位住在委内瑞拉一侧的学生，每天来到（哥伦比亚）这一侧上学。”马尔多纳多说，库库塔在这场危机中，试著为这群“如钟摆来回摆动”的人口，提供民生、医疗和教育的资源。

Claudia 的8岁女儿，就是这4000人之一。清晨六点，她们坐在桥旁的空地一角，跟著一群穿著制服、背著书包的学生，等待著载往他们到学校的巴士。

哥伦比亚当地政府，从2015年底开始，每周一到五在委哥两侧提供共接驳巴士，让住在委内瑞拉的小朋友，可以顺利到学校上学。

Claudia 说，她住得比较远，每天凌晨三点半起床梳洗准备，带女儿上学。先转两班公车抵达边境，再等

巴士到学校。“我其实不希望这么累，但我女儿跟我说：‘妈妈，我不想要在委内瑞拉读书。’”Claudia 无奈地说。“我能怎么办？”

“在委内瑞拉的公共服务已经多年没有正常运作，拿边境的公立学校举例，可能一周只有一到两天有课……那边的老师薪资也很低，一个月只有十美金，许多不做了，甚至是罢工改当计程车司机，”边境市政府教育部门负责国际人道走廊专案的马丁内丝（Adriana Martinez）边说，边登记著当日上边境巴士的学生人数。“我们（哥伦比亚）边境学校现在80%的学生来自委内瑞拉……他们每天这样来回，不是一两年，而是好几年。”



抵达边境小学的母亲与小孩。他们一早从委内瑞拉一侧，徒步穿越陆桥，为了搭巴士到哥伦比亚上学。摄影：陈映妤

除了从桥上正式关口通过的，也有因没有边境通行证或委内瑞拉身分证，而从桥下通行的。我们在周二早上前往，在桥旁的停车场一个多小时，看到有至少三组的家长带著小孩，从桥墩下爬上来搭乘巴士。

距离陆桥不到五分钟车程的边境小学校门口，上课钟声响起，搭乘巴士的孩子顺利进到教室；校门口外，十几位母亲，因为回家再来耗费太多时间，直接在树荫下铺上毛毯，坐等孩子下课。

40岁的委内瑞拉妈妈苏亚蕾（Nancy Carolina Invada Suarez）边吃著夹馅的玉米饼（Arepa）边说，

“我本来在市集卖甜食赚钱，但小女儿出生后，白天在这里等，就没办法工作，家里只靠76岁的爸爸在街上卖咖啡维生，”骨瘦如柴的苏亚蕾说一说忽然激动了起来，她已经因过瘦健康出了状况，但孩子的爸离家，留她一人扶养女儿。

“但哥伦比亚这里的学校品质还是好太多了，所以我抛下我的人生，我的工作，因为我希望我没有得到的，至少我的女儿可以得到。”

哥国选出首任左翼总统，两国关系回暖？

2022年年六月，哥伦比亚选出过去七十年现代史上，第一任的左翼总统古斯塔沃·贝德罗（Gustavo Petro），他一上任，便承诺将正常化两国关系。首先，双边先重新互派大使，设立使馆，并重启与委内瑞拉边界的商贸往来。11月初，他与同为左翼的总统马杜罗在两国七年冷战之后，历史性的会面。

这不只意味著两边往来将回暖复苏，也让在委内瑞拉仍生活在这场人道危机中的人们，能更顺利从哥伦比亚取得民生物资与医疗资源。但重启边境的过程，似乎比预期中的缓慢许多。即使宣布开放过了一个月，仍未见有车辆通行。

“恢复七年关闭的边境，需要时间正常化两边的关系，七年前的委内瑞拉，和现在的委内瑞拉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光景。”马尔多纳多向我们解释。官方数据统计，到十月中有约30辆货柜车通过，载往委内瑞拉的包括卫生纸、塑胶、陶瓷和医疗用品等，载往哥伦比亚的包括工业原料铁和铝。

关闭边境前，一天有约150辆通过。而对于像詹姆斯和苏亚蕾这样的边境居民，并没有见到新政策实际对生活带来的改变。

但多数非政府组织，对于贝德罗修复两国关系的承诺，抱持正面看法。

“贝德罗上台后，最明显的进展，就是两国重新互设大使馆与领事馆，在这里有委内瑞拉的代表能处理相关事务是必须的，还有边境往来与航班重启，都是短期可以期待的。”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社群（Colonia Venezolana en Colombia）的理事长佩雷达（Arles Pereda）说。





2022年6月19日，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，大选投票结束，贝德罗（Gustavo Petro，中）在选举集会上宣布当选，成为哥伦比亚七十年现代史上第一任的左翼总统。摄：Juancho Torres/Anadolu Agency via Getty Images

他解释，尤其委国人面临最大问题是申请或更新护照，两国因关系恶化没有委国代表处，在委内瑞拉又因纸料缺乏，人民难以申请护照或价格飙涨难以负荷。对于在哥伦比亚出生的委内瑞拉孩子，也因无法申请身分证，成为无国籍的孩子。在贝德罗上台后，都期盼著这些问题能获得改善。

当时佩雷达正在哥国第二大城麦德林（Medellín），参与一场聚集国内外非政府组织、学者、委内瑞拉移民代表与移民署的会议，他们讨论如何协助政府，将184万委内瑞拉难移民的安置，纳入到贝德罗接下来任期四年的国家发展计划。

“此刻确实也到了一个两国必须正常化关系的时候。”佩雷达表示，“我们所面临的是全球的油价上涨，物价飙升，这些经济的压力已经超越了两国政治的差异，重启两国的往来，不只是委内瑞拉一方受惠，是振兴两国的经济发展。”

“当然哥伦比亚有自己国内的问题待处理，但我们（委内瑞拉社群）也许能够提供一种解决方案。”同样来自委内瑞拉的佩雷达认为，来自委内瑞拉的这波移民潮，其实也为哥伦比亚带来机会。除了两国语言相通之外，委内瑞拉人在科技、医疗等产业专才的投入，或是经济与文化上的贡献，有助哥伦比亚整体国家的发展。

哥伦比亚虽然也有仇外主义，许多哥国居民抱怨委内瑞拉移民涌入，让城市内的治安变差，但佩雷达认为，比起秘鲁、智利、甚至墨西哥，哥伦比亚对待委内瑞拉人，相对友善很多。

最明显的例子，在于过去七年，哥国政府提供各种居留许可，让非正规抵达哥伦比亚的委内瑞拉人，可以申请短期庇护、两年的特殊居留许可、或是更长期的劳动特殊居留许可等，以正常化委内瑞拉人在哥国的生活，保障他们就业、医疗与取得社会福利的权利。

佩雷达说，全世界只有极少数国家提供这样的许可，几年的努力，哥伦比亚也从境内约70%委内瑞拉人是非正规居留，到现在超过70%是正规居留或已申请居留许可。

移民署网站上给委内瑞拉人申请许可的页面横幅，大大地有著“可见的 (visibles)”，看出哥国对待委内瑞拉难民，从一开始只从人道角度切入，现在已将其视为国家经济发展重要的动力，而非仅是负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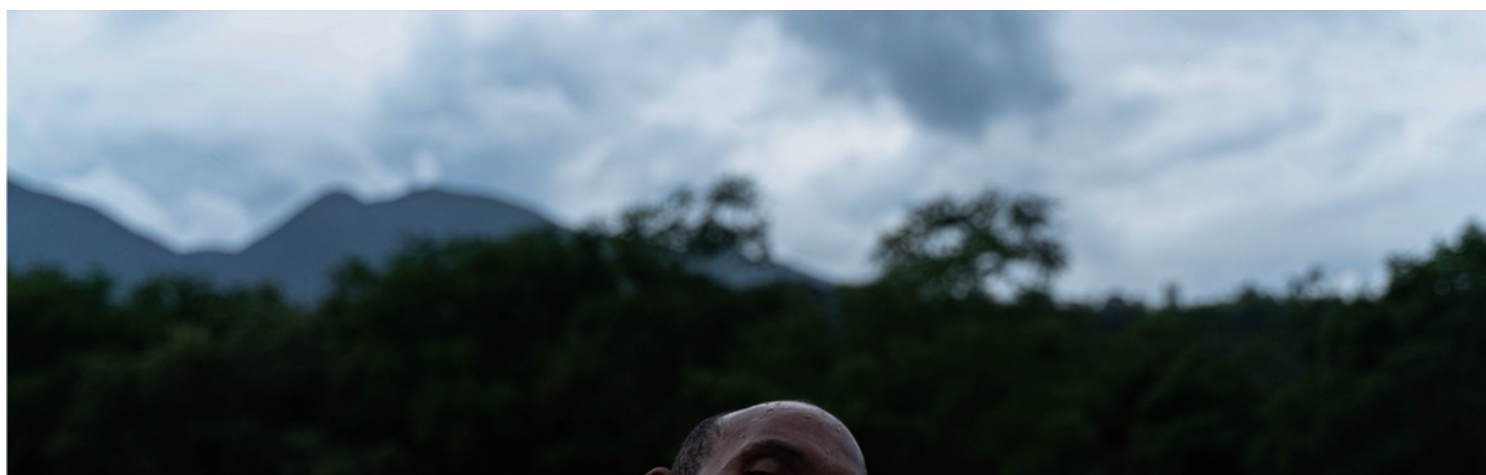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，边境上的人们，仍活在一个看不见好转的人道危机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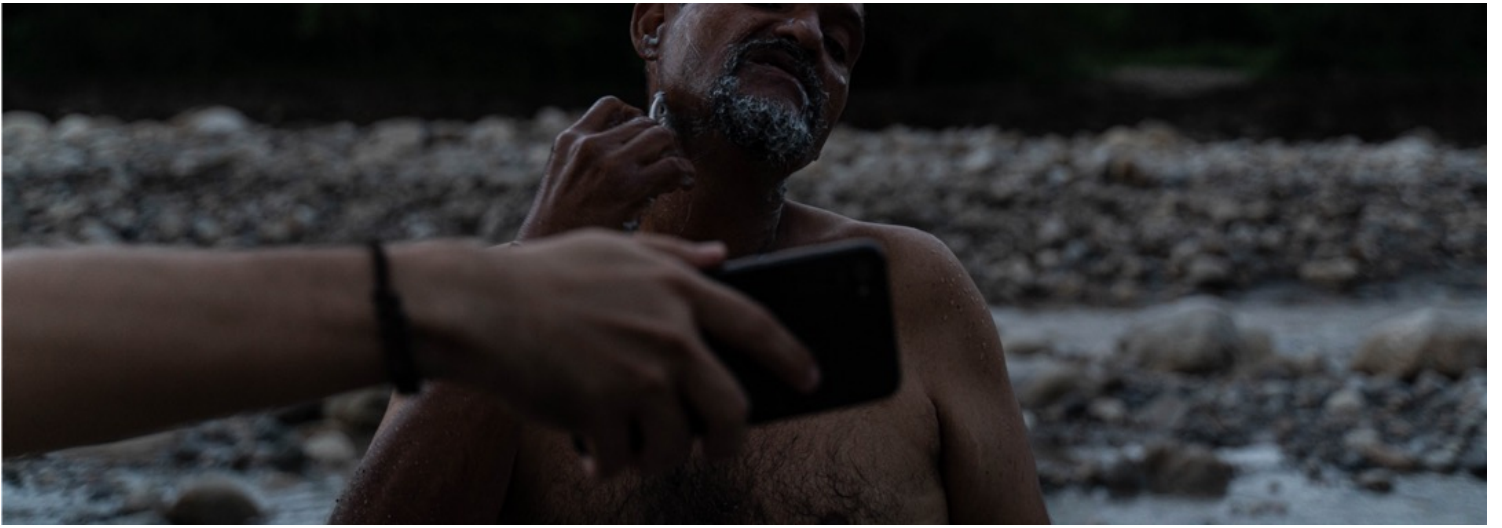
危机持续，“没有变好，只有更糟”

西门玻利瓦桥底下，是另一条不正规的通道，没有合法文件的委内瑞拉人，从桥底下越过塔奇拉河床，穿过灌木丛，抵达哥伦比亚。边境附近的停车场，提供水桶让从桥下抵达的委内瑞拉人，可以用水桶清洗脚上的泥泞。沿著55号公路，看到带著大包小包家当的委内瑞拉人，尝试跨越非正规路径，徒步前往哥伦比亚的其他城市。

“在那里我们每天都很饿，没有食物，没有工作，什么都没有。”母亲西门妮 (Milagros Jiménez) 说，整个城市都已经用美金交易，如果薪资是当地币值，一百万可能也买不起一袋面粉。他们一家人正在联合国难民署的物资中心外等待，最小的只有一岁，手里捧著罐装水和国际组织发放的食物，她说，他们已经花了三天从委内瑞拉到库库塔，中间行经茂密的丛林与湍急的河流，水位最高及腰。他们打算前往哥伦比亚的麦德林，从和他们相遇的点到目的地，他们估计还需要十七天。

“我们没有钱买巴士票，所以只能用走的。”西门妮无奈地说。“委内瑞拉没有变好，只有更糟。”





56岁委内瑞拉人托尔托萨（Franklin Tortoza）徒步从委内瑞拉走到哥伦比亚边境，多日未盥洗，采访当日在边境附近的河边擦澡刮胡，再继续上路。他目标是要前往700公里外的城市托立马（Tolima）。摄影：陈映妤

托尔托萨（Franklin Tortoza）是另一位徒步从委国跨越边境的“旅人”。他扛著米袋装的行李，穿著橡胶凉鞋，手持两支木棍当作登山杖，走在时不时有大货车驶过的柏油路旁。

“我妈妈得了COVID-19过世了，我回去办丧，但实在生活不下去，所以又再上路。”

56岁的他说，上一趟离开委国是2017年，他也是用走的。这次他从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（Caracus）出发，走了快一个月。他目标是要前往700公里外的城市托立马（Tolima）。他已经好几周没洗澡没换衣。

我们放下纸笔，买了香皂与刮胡刀，载他到附近的河边擦澡更衣。那条河边，也有几家人在洗衣，或是生火煮饭，哥国记者说，他们八成也是在路上的委内瑞拉人。

天色渐暗，我们载他一小段路，并让他打了通电话，和等待他的家人报平安。

他在车上唱著一首歌，歌名叫做《我的自由（Mi Libertad）》。其中一段歌词这样唱：

“同样悲伤的故事未停，同样的故事没有结局，愿某一天，能听见早晨的笑声。”

Cristhian Rivera 对此文也有贡献。